

马原  
著

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

就会发现大路笔直

上下都很平坦

# 上下都很平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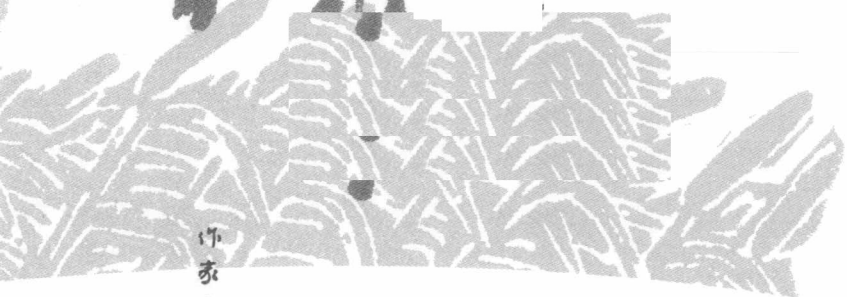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

就会发现大路笔直

上下都很平坦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4  
ISBN 978 - 7 - 5063 - 5236 - 9

I. ①上…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085 号

### 上下都很平坦

---

作 者: 马 原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封面题字: 车前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数: 220 千

印张: 10.5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36 - 9

定价: 2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

就会发现大路笔直

上下都很平坦

## 自序：回到大有

又回到这本书里写到的地方了——大有，渤海湾畔大凌河入海口西侧的一块热土。

弹指之间，这本书已经问世二十五个年头，书中的人物也都在实在的生活中走入知命之年。

这本书的诞生比它的计划出生日期早了几年。原因是准备的长篇题材与一桩当时的政治事件相关联，但是既然已经买好机票到了上海，而且也专门为此订下几个月写作用房，所谓箭在弦上。应该说写它的时候我的准备不够充分，因为是临时易弦更张，也就有一点草草而就的味道。在我当年的心境，至少要到第三部长篇才会写到知青这一段经历。

1998年，也就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之际，北京王府井的儿童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话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个戏的剧本来源于两部小说《错误》和《上下都很平坦》。小说的作者和话剧的作者都是写这段文字的马原。话剧上座率不高，可是马原心情不坏，因为那两部小说都是他自己所喜欢的。85年到98年，十几年光阴之后再读《上下都很平坦》没有让他惭愧。当年草草而就的长篇居然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觉得意外。

30 周年没有催热知青题材的老故事。不止马原的故事，也包括梁晓声的和叶辛的故事。这两位都是当年在知青文学上大放异彩的名家，连他们也没能借上 30 周年的春风。谁知道 1998 年的中国出了什么毛病？

过来的这 40 年，我总共回当年的知青农场两次，平均 20 年一次。认真想一想的确太少了。是我不愿回到当年的记忆还是有别的原因？我问过自己几次都没有清晰的答案。这些年里与当年的知青伙伴聚会应该有十几次吧，每次都感慨万千。毕竟那是我今生最好的年龄，青春期的骄傲和梦想连同幻灭都在那段日子当中翻滚激荡。他们中的几个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其他还活着的多数活得并不好，有的伤了，有的残了，有的退休了，有的下岗了；真正活得滋润的没有几个。我有时会想：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就不配有好日子过吗？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可是多么奇怪——我今天居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旁观者！我们曾经一道经历的所有那些开心和不开心的日子，居然变成了马原一个人的小说。在有限的几次聚会当中，我清楚记得当时我的心境是可怕的冷静。我悉心观察每一个当年的小伙伴——他们脸上的皱纹，他们鬓边灰白的发丝，他们的笑，包括他们笑容背后的苦涩。

我有时会想到该和他们保持经常性联系，那也只是我一时的心情。毕竟彼此的生活相隔太远，说是在两个世界里也不为过。偶尔想到他们时我会自责，仿佛我曾经亏欠过他们。前不久，在朋友的公司里，与当年下乡农场的现任官员巧遇，彼此间越聊越近，唏嘘感慨之余我重又萌发了故地重游的念头。

说来有趣，我们那个大有农场如今改了字号——经济开发区。今天的大有人很为自己的大有二字自豪，原来这两个字来头颇大且不止一个。前有《周易·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后有毛泽东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所谓异曲同工。以大有今日父母官的说法，马原有现下的成就，盖因大有的四载哺育。天佑大有嘛。我对那一段岁月铭心刻骨，凡几十载感念之情从无或辍，如上说法我自当慨然领受。事后想想真是奇怪，如此的大吉大利之名，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当时怎么就想不到看不到呢？

其实也不尽然。回头想想看看，为什么我到目前唯一的长篇写的就是大有呢？为什么其中的故事充满了快意和激情？答案只有一个：大有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圣地我们的天堂。我在这里忽然发现了问题——故事中的伙伴个个都纵情肆意，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没有谁关心道德责任理想，他们随心所欲且全无顾忌，他们拥有真正意义的快乐。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每个人离自己的心很近，离天很近；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自在之境。

如此的好运气只有让人羡慕的份，可是之后的情形却刚好相反——他们中多数人的命运让人揪心，他们成了全社会怜悯的对象，他们成了苦难的代名词。细心的读家一定已经注意到我的人称指代换成了他，他们。我已经悄悄把自己摘了出来。这也就是先前我说到的“可怕的冷静”。因为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因为我当时深信自己永远属于他们！

我成了我自己的异己。这也就是许多年里马原的困境。

“呵，大堰河，大堰河，我成了我自己家里的客了！”

伟大的艾青，晚辈在此向你致崇高的敬意。

时间无情，大有的一切早已成过往云烟。回忆总是有益的，无论是痛苦是欢乐，是满足是缺憾；回忆让我们再一次肯定：我们认认真真的活过。

《上下都很平坦》的重版，正是关于大有的回忆的再一次定格。

马原

2009年岁末于辽宁大有

## 目 录

自 序 回到大有 1

第一部 弹子游戏 1

第二部 木马 105

第三部 三度重叠 233

附录1 错误 285

附录2 海边也是一个世界 303

## 第一部 弹子游戏

我清楚记得

就在堤坡上

那颗三色弹子

显得自由自在

## 第一章

这本书里要讲的故事早就开始讲了，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可能比现在更相信我能一丝不苟地还原真实。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了，我像个局外人一样更相信我虚构的那些远离所谓真实的幻想故事。

我说是时间给历史抹上了发黄的油膏，历史曾经多么遥远，似乎只是教科书上的神话，可是现在竟由我的这支秃笔来创造历史了，不是更伟大更叫人诧异的神话吗？我想不好，那时我为什么一定要还原真实呢？我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年龄，我不再试图还原所谓真实。我知道这正是时间的造化，也是时间的残酷。

我认识姚亮的时候他只有十六岁稍多，陆高十八岁。我现在甚至不在乎他们实际年龄，就像我不在乎黄山迎客松到底活了一千年还是只活了六百年。用我现在的眼睛去看，他们当时都还是少年，血气方刚，自以为是。我得说他们两人中给我印象深一点的是姚亮，所说的第一印象。当时姚亮一跃身利落地爬上卡车厢，后脑朝着车下流泪的母亲和小妹，车轮转动以前他一直没回过头，我以为他哭了。车子开动以后他微笑着大人气十足地举起手臂，回过头向母亲小妹摆手告别。我那时就发现了他摆手时姿态很特别，小臂高抬不动，只是手掌摇动手腕轻晃，对相对的人来说这样摆手有一种莫名的慰藉，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手势是典型的伟人动作。小动作中透出了不同凡响。

那是夏末，那段路很长。开车以前驾驶员曾经开口让车上的那两个女孩子坐到驾驶室，其中个子高的那个说车上风凉，还可以一路看风景，看来矮的那个一切都听高个的，她们拂逆了司机的好意。驾驶员旁边的坐位空着，姚亮认定司机一路肯定非常寂寞。

我想姚亮当时还不知道那高的叫什么，矮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也一定想不起主动跟她们搭话，那时他还是个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清教徒，身心都还是处子。

不是我要把全部故事从头开始，我不是那种着意讨读者厌的傻瓜作家，我当然不会事无巨细地向读者描述姚亮走进知青点走进知青农场那一天的全部过程。是那个高的很快走进了我的虚构故事，从姚亮走进来的同一个瞬间她也走进来了。是她先开口的，她当时面朝姚亮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两腿叉得很开。

“哎，你叫什么？”

姚亮正给迎面风吹得惬意，也许不屑理睬她，也许根本没听到有人在对他说话，第一个回合姚亮冷落了这个高个子女人。

在省略了许多时间过程以后，她毫不容情地质问姚亮：“那次我问你叫什么你没听见？”

“哪一次？”

“第一次，在卡车上的那一次！”

“你问我什么？”

“问你叫什么？你别装傻！”

“你说你在卡车上问我叫什么了？”

“别碰我！坏种！装疯卖傻！”

“我说瓶子，你怎么啦？”

她叫李华，谁也不知道她又为什么叫这个绰号：瓶子。据姚亮说，她比姚亮大一岁。

她跟姚亮说过不止一次，说她喜欢陆高，说陆高个头块头都像男子汉，尤其陆高对女人从不瞟上一眼，姚亮打断她的话：“可惜陆高不那么喜欢你。第一次见面我看过你一眼吗？”她气急了，蹿上姚亮的肩头狠狠咬了一口。

事后也是她扒开姚亮的衬衫，用红药水轻轻为他的伤口擦拭，一边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我是怎么搞的？你看这牙印，三排，清清楚楚的三排，我是怎么搞的？这么多血。我一发急就真发狠，真是的，怎么搞的……”

这些事陆高一无所知，或者是他装得一无所知。姚亮平时总是觉得陆高虽然不爱说话，可陆高知道有关他的一切秘密。他也想过把他和瓶子的事告诉陆高，想是想，要开口的时候他又缄口了。姚亮和我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阻止他对陆高开口。

有些事情的实际情况姚亮不想讲，有关瓶子的事对瓶子也不讲。比如他最初就发现她又得很开的两腿又长又丰满，他没有多看是不好意思，他不希望自己的那种可鄙的关注被她或她的同伴发现。瓶子可是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我当时就觉到了开车那家伙的眼睛里色劲儿十足；还有我发现我很希望和你在一起度过那几个小时，说说话，不说话也行，后来我们不是一句话也没说吗？”

“说了。你说——哎，你叫什么？”

“你这个坏种！我就知道你故意不理我。装高傲！装正人君子！装狗杂种！装聋！”

在一起的时候，姚亮觉得中了圈套，是这个瓶子把他装到里面去了。他说不好自己是不是真的爱她，爱也罢不爱也罢，她的死仍然使姚亮震动，那个晚上他喝了酒，整整一瓶凌川白酒他一口气就干了，之后他跑到大堤上在割脸的腊月风里躺了通宵。他没冻死真是奇迹。如果说姚亮这一生里有可能杀人的话，那么他就一定在这个夜里去杀，这个夜里这个男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瓶子是这里的第一个冤死鬼，也许正是这个机缘使姚亮开始绘画和写小说，姚亮对陆高隐藏最深的就是写作这桩勾当。他一定是怕陆高笑他。陆高很少嘲笑人这一点姚亮知道，可有一次陆高无意中说他是“情种”、“小男人”。陆高的无意刺伤了有心的姚亮。

平心而论，姚亮没有因此耿耿于怀，倒是变得小心了，他怕陆高第二次这么叫他。

## 第二章

卡车把他们三个扔下来就走了，是个人模狗样的家伙帮他们把行李弄进院子，队长也来了，安排姚亮住西屋男人的房间，那

两个女的住东屋。姚亮说他想让司机进屋来坐一坐，喝杯茶什么的，可连他自己该到谁的屋子里去坐都没有着落。司机在路上颠簸了小半天，最后三十多公里都是乡村土路，带马车辙印沟的，他扶方向盘的手腕子一定又酸又疼。姚亮进屋就发现房间里已经住进了两个。

“嘻嘻，嘻嘻，我叫二狗。比你早来四天，我十八，你呢？你叫什么？”

姚亮看两铺行李都摆在炕头一边，气不打一处来，把自己行李卷往炕梢儿一摔，外面沾来的尘土立刻沸散了满屋子。

“轻点轻点你轻点，你小子轻点行不？”

“谁他妈的先把炕头占了？一会回来了大家抓阄儿，抓哪儿住哪儿！”

“我说你叫什么？你哪个学校的？”

“无业游民！你还问什么？”

“你叫什么？我问三遍了？”

“叫你祖宗！”

姚亮这时看来存心找茬打架，倒是二狗脾气随和，想了一下，慢声慢语地说：“哦，这名字真怪，头一回听说有姓你的。”

二狗口气一本正经，把姚亮也逗笑了。

二狗歪头朝窗外看了一下，说：“老刘头来了，做饭的，贫下中——农儿——”最后那个农字被他拉长又读出了儿化音，听来非常滑稽。差不多同时老刘头走进了外间。

外间是厨房，门边两侧各一口大灶，后门两侧堆满了柴草。

老刘头没进里间，在外间嘟囔了一句什么话，二狗马上翻译给姚亮。

“他问你晚饭吃几两？苞米面饼子，新下来的苞米，城里吃不到这么新鲜的，几两？”

姚亮不知道一两有多少，又是二狗一边比划一边说明。“这么大的一个二两，我一顿吃三个，你先定六两试试，有头一次就知道下一次了。订四两也行，你刚来，没干活，不干活吃不下饭，等下了地我估摸着 you 一顿得吃四个，四个就是八两！我们定量比老农高，他们一年三百多斤，我们六百，国家定的。就这一点他们也气死了。订四两吧，老刘——大爷！他订四两。”

无论如何，二狗第一面给姚亮的印象还算说得过去，人热情，只是长相卑琐，尖嘴猴腮又矮小，天生一副偷鸡摸狗的下作相。

“姓你的，今天跟你同车来的那俩女的你熟吗？那高的挺不错的。”

“不熟，不认识。这儿原来有女的吗？”

“有两个了，这下好，又来两个，咱们哥仨不愁找不着老婆啦。”

当时姚亮差一点脱口说出：“你不看你那份德行？也不撒泡尿照照？八个女的能轮到你头上？”幸亏没说。后话。初次见面，话不能太损，不管对方怎么不顺眼。

二狗后来真就跟小秀好上了，就是和姚亮和瓶子同车来的那个矮个姑娘。二狗小秀也一起在八个月后去了知青农场，他一直是姚亮陆高的伙伴，只不过因为物以类聚平时他们之间来往不多。

二狗一生是个大悲剧，只是家里太穷从小手脚不利索就被人们当做坏种，人格也没了，他除了小偷小摸没干过出格的坏事，他只活了二十三岁，而且后几年他是怎么挨过来的只有天知道！

开始不单姚亮，连我也认为他长得瘦小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来我才发现了秘密。他根本没读过中学，小学毕业一年多就报名随初中毕业生下乡了，他说他十八岁，其实十五多一点，不过他人精明，早谙世事，冒充十八岁竟瞒过了绝大多数人，而且一瞒就是三年。

二狗不是胆小，跟胆大的在一起他比谁都胆大，但他一个人就瘪了。他敢开口骂随便什么生人，如果对方骂得还要凶或者干脆动起手来，他立刻就像三孙子一样道歉服软赔不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当年的那些事像走马灯似的在我眼前转起来，尤其关于二狗转得非常之多。二狗是被毁掉的，他应该还有别的命运。我因此永远背着这笔命债，终生也不会被赦免了。当然我也要想办法尽力摆脱，一个好作家总有办法从任何看来毫无希望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不是通过写小说来把责任转移掉，欲盖弥彰这一层我还不至于不明白。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想到反面去，对了，就那么做，还没明白过来的读者设身处地一想就明白了。

### 第三章

就是睡炕头儿的那个家伙。他已经来了一整年，眼下他在大